

名门女

下

万千读者热力推荐
『女版《仁医》』

行
『医药风』作品
最佳代表作！
让你热血沸腾、
欲罢不能！

看最热血励志女仁医带你
跨越重重障碍救治生命，
蔑视富贵、权威，
诠释医者之心！

希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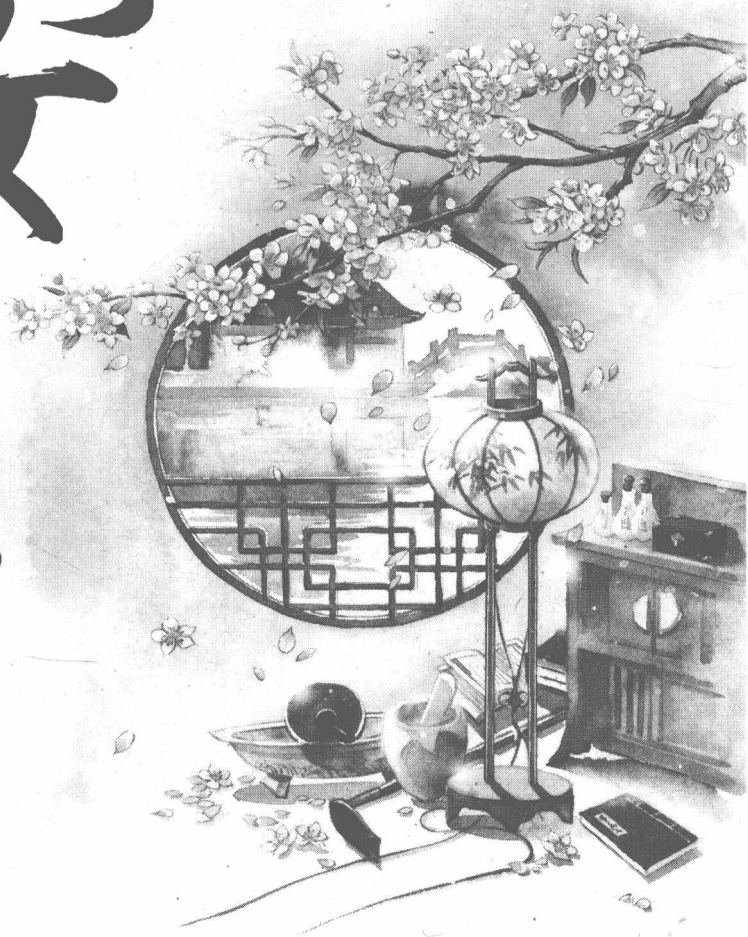
M I N G M E N Y I N U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名醫女

希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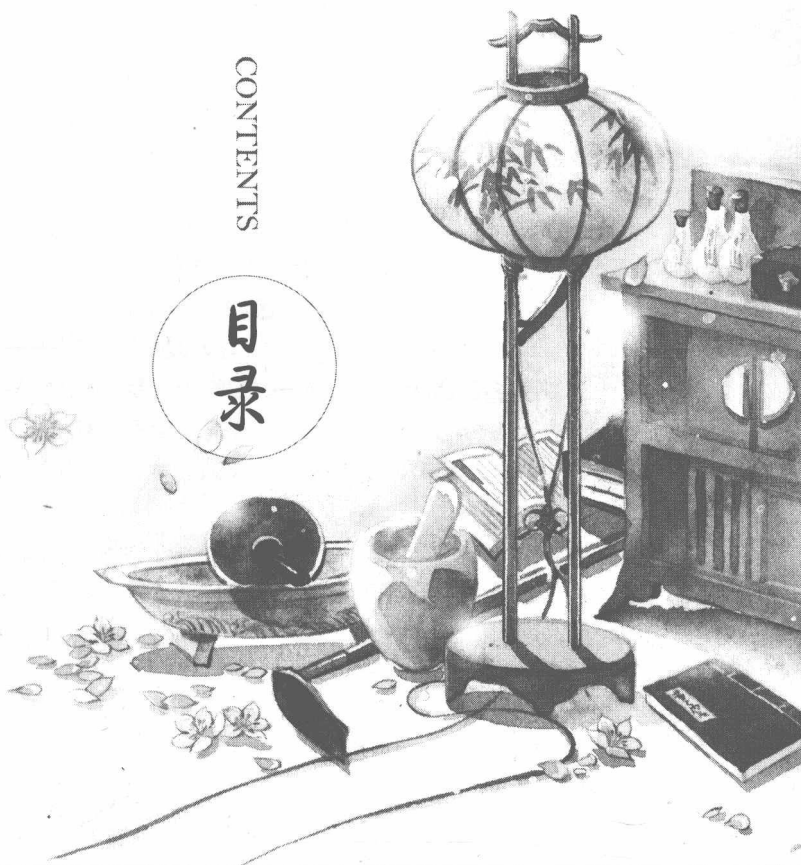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CONTENTS

目录

第十六章	赌局·进退·有心	001
第十七章	同行·冷待·无医	040
第十八章	度过·后算·庶姐	074
第十九章	其人·家人·主动	104
第二十章	夜学·冲突·交代	137
第二十一章	压惊·主动·心意	171
第二十二章	选择·和睦·生非	206
第二十三章	舌毒·之闹·心有	247
第二十四章	所求·大喜·强硬	281
第二十五章	其爱·送迎·玩笑	312



第十六章 赌局·进退·有心

齐悦眨了眨眼。

休书，盖有定西侯府印信的休书，大意也就是不守妇道什么之类的七出。

苏妈妈看着那女子面色惊愕，准备等待下一步的哭闹或者晕倒之类的戏码，但那女子只是认真地看了看那张休书，就收正了神色。

“我知道了，我去见见侯爷。”她说道。

“不用了，少夫人要说的这些话，侯爷已经知道了。”苏妈妈含笑说道。

荣安院里，定西侯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这个女人这次可惹了大麻烦了，侯爷，你说怎么办吧。”谢氏沉声说道。

定西侯面色微微惊慌。

“还怎么办？”他看着谢氏，“不是将她休了就行了吗？”

谢氏放下手里的茶。

“侯爷，你先坐下。”她说道，“你别急，仔细头疼。”

定西侯没好气地坐下来。

“最近家里接连出事，侯爷，你可千万要想开些，莫要伤身。”谢氏说道，从条几上的小青瓷盖罐里拿出一丸药递过去。

定西侯接过去含在嘴里，只觉得冰凉清爽在口中散开，混沌的脑子便一下清宁，他吐了口气。

“还是你关心我。”他说道，拍了拍谢氏的手。

谢氏笑了笑收回手。

“我不会说话，讨不得侯爷欢心，只是要侯爷你知道，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侯爷好好的，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她在一旁坐下来说道。

“你就是性子太闷，脾气又坏，不过，咱们夫妻嘛，终归是一体的。”他看着谢氏说道，“你的心我都知道。”

谢氏笑了笑没说什么。

“这个齐月娘！”定西侯一刻安静后，又想到眼前的烦心事，不由伸手按额头，“可是要害惨我们家了……”

跪啊，她难道不知道她这一跪，其实是他们定西侯府跪下了吗？

众目睽睽之下，百千民众之前……

定西侯伸手拍住眼，他都不能想。

“我就是去祖宗跟前跪死也不足以赎罪了，也没脸见人了……”他喃喃说道，“这个贱婢啊，这个贱婢啊，她是疯了吗？”

“早说侯爷惯不得她，如今知道了吧？这贱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一下好了，全永庆府的人知道了，过不了多久，只怕京城的人也都知道了……”谢氏说道。

朝堂上又有新的谈资了……而这一次将会是他定西侯府……

说起来，他定西侯府自从老侯爷死后，已经几乎消失在朝堂里了，如果不是每年朝廷下发赐俸，皇帝说不定都忘了还有他这个定西侯，所幸后来常云成有出息，重新出现在朝廷眼里，不过这下好了，很快儿媳妇也将出现在朝廷眼里了……

他甚至可以想象，很快就有一些世家贵勋特意跑过来借口拜访，然后拍着他的肩头问问那一跪的样子……

“快将她的东西都扔出去！”定西侯大声喊道，“将她赶出去，不许踏入永庆府一步！”

“休她还不够。”谢氏说道，眼中闪闪发光，“侯爷，你要昭告众人，表明这贱婢当初怎么欺瞒哄骗老太太，总之就是要让世人知道，咱们定西侯府娶她做儿媳妇是受了蒙蔽……”

定西侯迟疑一下。

“其实休了她已经差不多了吧，她到底是一介弱女子，又没个父母兄弟……”他说道。

对于这样一个女子来说，休了她已经相当于断了她的活路了……

“侯爷，她明知道这次救治不好这个病人，还非要出头，她不就是打着咱们的名号吗？她难道不知道这么做是什么后果？她故意的，就是要将咱们定西侯府往火坑里推，侯爷，她明知道你如此看重她，维护她，还做出这种事，侯爷，我心寒啊。”谢氏淡淡说道。

“可是万一她真能治……”侯爷迟疑一下说道。

谢氏看着他。

“侯爷，就算这次能治，那下一次呢？这天下的病症千千万万，难道她都能治的？侯爷，这不是能不能治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治的问题。”她淡淡说道，“她不该忘了自己的身份，肆意妄行，侯爷你护她一次不算什么，但咱们定西侯府可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惊吓。”

定西侯不说话了。

“侯爷，她首先是定西侯府的少夫人，她要做的是在内宅相夫教子，而不是抛头露面走街串巷，在那些粗鄙的男人中间说笑，而且还在那些身份杂乱的男人身上摸来摸去……当初子乔一则身份在那，二来也到底还小，看了也就看了，但是别人呢？就说这个猎户伤者，你的儿媳妇，定西侯府的少夫人，就那样……”谢氏越说越激动，说到这里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定西侯也听不下去了，他所想象的神医，想象齐月娘带来的，是那些豪门贵族的求医救治，那种救治光鲜而高雅……一群下贱的猎户平民……肮脏的身子……

他不由得一脸厌恶。

“将那女人的东西收拾了，都给我扔出去。”他说道。

“她有什么东西？”谢氏冷冷说道，“乞儿身份进了门，这家里有她什么？”说着话站起身来。

“让门上的人快点，赶快打发到庄子上去，待这件事过了，就禀告朝廷，休了这贱婢。”她说道。

总算有机会了，总算有堂而皇之的机会了，做出这等激怒民意的事，天皇老子也没理由护着她了。

谢氏看着不再说话的定西侯，激动地将垂在衣袖下的手紧紧地攥起来，长长的指甲折断了都没有感觉。

我的儿终于能解脱了……

“夫人，夫人。”门外有丫头急匆匆地跑进来。

谢氏见她进来以为是听传唤的。

“去，让门上的人利索点。”她说道，“就送到牛角山的庄子去吧。”

“不是夫人，世子爷在门上呢……”丫头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他把休书撕了……”

什么？谢氏和定西侯都不可置信地站起来。

这边的事西府陈氏那立刻就知道了。

“母亲，母亲，你快去，劝劝侯爷夫人，不要休了大嫂……”常英兰一头跑进来，拉住坐在床上的陈氏焦急地喊道。

陈氏神态平和，跟什么都不知道一般。

饶郁芳跟在常英兰身后进来了。

“妹妹，慢点说，姨母的身子……”她低声有些急切地劝道。

常英兰瞪了她一眼，又带着恳求的眼神看向陈氏。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只是那是你伯父伯母的家事，咱们怎么好去管？”陈氏缓缓说道。

“母亲，可是大嫂真的很好啊，伯父伯母怎么能休了她？”常英兰急道。

“妹妹，听说大嫂她跟人打赌，污了侯府的声誉……”饶郁芳低声说道。

“我大嫂才不会输，她说能治好就一定能治好。”常英兰看向她喊道，再不掩饰敌意，“你从哪里听来的？你一天不出屋倒是知道得挺多。”

饶郁芳看着她低下头。

“行了，是方才婆子们在我这里说，你姐姐在跟前听到了。”陈氏看着女儿笑道。

常英兰顾不得理她，又带着恳切哀求摇着陈氏的手。

“母亲，母亲，他们那里没人会帮大嫂，大嫂太可怜了……”她说着都哽咽了，“她要是被休了，可怎么活……”

就这时又有婆子急匆匆地进来了。

“夫人，世子爷在门上把休书撕了！”她顾不得施礼就说道。

此言一出屋内三人都愣住了，只不过愣住后的神情不同。

常英兰“哇哦”一声欢悦地叫了出来，陈氏与饶郁芳则是一脸不可置信。

不是说，世子爷很讨厌这个女人？

不是说，世子爷一直不想再看到这个女人？

苏妈妈也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世子爷……这是……这是侯爷和夫人……”她急忙说道。

常云成已经随手一抛，那碎纸便随着北风飘了一地。

这边的齐悦已经转身走开了。

她没有时间在这件事上费口舌费精力，目前，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命。

但她没走几步就被人抓住了胳膊。

“常云成？”齐悦回头看着这个男人，有些惊讶，但同时也沉下脸，“我现在没空跟你们废话，你放心，等我忙完这个，再……”

常云成没说话，拉起她的胳膊就向回走去。

他的动作依旧粗野，手的力度依旧很大，齐悦被他拖着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喂，你想干吗，你别耽误我时间……”齐悦只得喊道。

常云成一句话不说，只是紧紧拉着她。

苏妈妈眼睁睁看着常云成将齐悦拉进门，阿如则恢复了平静的神情，从她身边越过进去了。

与此同时从门内跑出十几个护卫。

“世子有命，速去千金堂，拉伤者来。”为首的一个对已经吓呆了的车夫吼道。

车夫被吼得回过神，马立刻如同惊了一般冲了出去，拖着摇摇晃晃随时都要散架的车向千金堂而去。

常云成的举动让定西侯积攒的愤怒爆发了。

对于女人，他定西侯就算再愤怒，也会保持风度，但对于男人，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儿子，他便再也不需要风度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这个蠢货白痴混蛋！”定西侯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还四下找东西。

谢氏虽然对于儿子的举动恨得吐血，但还是第一时间站在了儿子的身前。

“他是被那个女人蛊惑的，都是你，你要是不惯着那女人，怎么会有今天！”她喊道。常云成扶住母亲的肩头。

“不是她蛊惑我的，是我要这么做的。”他说道。

谢氏浑身发抖，死死地咬住下唇，避免训斥质问的话脱口而出。

她的儿子，她可以骂，可以打，但是，当有另外的人想要对他进行打骂时，她要做的就是维护儿子。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定西侯气得浑身发抖，到底是抓起瓷瓶砸了过来。

常云成身子一转挡在谢氏前面。

瓷瓶砸在他肩头滚下地碎了。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表示我们定西侯府不是软蛋！”他猛地拔高声音说道。

沙场历练过的人，一旦释放了那种威压，气势煞是逼人。

定西侯被这突然的一吼吓得不由后退一步。

“打赌就打赌，我们定西侯府赌不起吗？”

“赌了就赌了，还没分输赢呢，就怕了吗？”

“一个弱女子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定西侯不由得再后退几步，坐在了椅子上。

谢氏也不由得扶住心口，带着几分怔忡看着儿子。

“这个时候不让她进门，让外人怎么看？看我们定西侯府还没比呢，就认了！”

常云成收回气势，目光扫过室内，“我丢不起那人。”

他说罢收声，屋内沉默下来，只有略微凌乱的呼吸声。

“那……那要是输了呢？”定西侯声音微颤地说道。

“输了再休她也不迟。”常云成说道，“也算是我们给百姓一个交代，表明我们定西侯府对于庸医杀人的态度，就算是自己家人，也绝不姑息庇护。”

曾经救治过知府公子的那个院子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这个手套必须戴着。”齐悦将胡三取来的手套分发给大家。

刘普成等人点头，看着齐悦示范洗手消毒戴手套将手举在身前。

“按照齐娘子你所说的能够驱邪的，在上次的基础上我又加了苦参、黄柏、大叶桉和蛇床子，熬制好的汤药。”他又说道。

齐悦点头，吩咐阿如从花房找来花洒，将消毒用的汤药装了进去。

“你们定时用这个喷洒屋子里以及院子。”她说道。

跟随来的另外两个弟子忙忙地点头，紧张地接过两个花洒。

“这病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剂量的广谱抗菌剂。”齐悦说道，看着刘普成，“把所有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中药都找来，这个老师你比我懂，你自己看着来配药吧，加大剂量，冲，洗，敷，灌。”

刘普成点点头，大家依照安排各自行事。

黑夜很快笼罩了定西侯府。

常云成过来时，齐悦正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看天。

“怎么？人要死了？”常云成直接问道，看着她的样子。

齐悦笑了：“没有。”

不过也快了……

齐悦伸手揉了揉脸，将皱起的眉头用力地抚平。

那些药根本就不管用，或者说不能很快地起效，口服自然比不上静脉给药或者输液……

这样下去，她输定了。

输了吗？

一只手扶住她的脖子。

齐悦打个激灵睁开眼，仰头看到的是漆黑的夜空，点点繁星。

“你怎么睡着了？”常云成问道，有些尴尬地收回似乎要将她抱起的手，“坐着也能睡着……”

“反正已经这样了，你该睡还是要睡会儿的……”他便忙又说道。

“我睡着了？”齐悦怔怔说道，“我在想药，静脉给药……”

常云成还没再次疑问，这女人又拔高了声音。

“药！”她喊道，转身向院子里奔去，一眨眼间就冲进了屋子。

常云成被抛在原地，愣了一刻。

“你是说把汤药用……用……针筒打进病人的体内？”

屋子里，听着齐悦的话，刘普成一脸惊讶。

“是啊，咱们用的这些药虽然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首先疗效的确比不上西药，再者是因为口服，效果更加减弱，这样下去，控制不了病情，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想法静脉注射了。”齐悦说道。

灯光下，围过来的弟子们都一头雾水。

“就是像师父你以前用的……补充体液那样吗？”胡三问道，“快速补充体液？”

“对，就是这个意思。”齐悦说道。

“好。”刘普成毫不犹豫地点头。

旁边一个弟子还把汤药直接端了过来。

“娘子，这是新熬制的汤药，你注射吧。”他说道。

齐悦笑了，摇头。“这样打进去，病人立刻就死了。”她说道。

大家更加不解。

“我需要提纯。”齐悦深吸一口气说道，“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而且我时间也不多了，再退一步说，就算我弄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起效，因为这样的药不良反应很大，所以……”

“所以我们还是有法子试一试了是不是？”刘普成接过话说道，看着齐悦，带着温和而坚定的笑，枯皱的脸上神采奕奕。

齐悦看着他也终于点了点头。

“是。”她含笑说道，“那姓王的跪大街的机会又多了几分了。”

“其实我对这个了解不是很多，当初爷爷只是说过几次，我们那时候还有其他的药，所以也没有这样提纯试用过。”齐悦说道，“现在只能试一试了。”

她一面说话一面将桌子上铺了张纸，开始记录自己需要的一切。

“虽然从来没试过，也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齐悦深吸一口气说道。

“总之，我们试试吧。”

大家点点头，只要有成功的可能存在就好，只要不是设想中的就好。

“需要紫花地丁和千里光。”齐悦说道。

“千里光有，但紫花地丁却是从没用过。”刘普成说道。

“那么就用千里光吧。”齐悦说道，在纸上写下来，“我需要熬煮千里光液体，并找出有效的浓缩液，那么我就需要试管内药液稀释，这样的话便需要培养细菌……”

她停下手，皱眉。

“肉汤培养基……怎么办？”她喃喃自语一刻，又提笔写。

写了几笔又停下。

“高压灭菌呢？蒸馏水……”她又自言自语。

刘普成等人也听不懂她说的什么，知道自己也帮不上忙，只得焦急又无奈地看着她，看着这女子不断地用手抓头，最终将那梳得整齐的头抓得乱蓬蓬。

伴着齐悦的写写画画，大半夜里弟子们开始在府里寻找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慢点，慢点。”从厨房里抬出两个锅并蒸笼的弟子吆喝着口号迈出门。

“这是上好的五花肉牛肉……”另外一个弟子从厨娘手里接过大块的肉。

“你要的盆子和刷子……”

“这是白布……”

“……这样的木桶大小可以吗？”

“这些盘子够不够？”

嘈杂以及点燃的火把灯笼照亮了半个定西侯府，睡着被吵醒的以及睡不着的都好奇地看着这些人忙碌。

这个时候，齐悦有点庆幸自己留在定西侯府了，当时被常云成拉进门，她本来要走的，但这话里说来说去，少不得又得一番口舌，时间就是生命，她没有生命可以浪费了，现在看来倒也是不错，要不然找这些东西只怕又要花去很多时间。

不过……等过了这一次，她自己一定要准备好这些东西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少夫人在做什么？”

“是要在那个院子另起灶火吗？”

“什么呀，听说是要做出一种药……”

“药不是都是熬制的吗？要肉做什么？”

“做引子吧？”

这边一切工具就绪，已经到了后半夜，但院子里大家都毫无睡意。

“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大家就轮着休息吧，要在三天之内提纯出能用的注射液，所以病人就全靠老师你了。”她说道，一面接过阿如递来的山参，“这是老侯夫人留给我的上好山参，必要的时候给这病人用吧。”

刘普成伸手接过，身后的张同等人不由得瞪大眼。

这种山参价值千金吧？天啊，十个猎户的命也抵不过这只山参。

“如今我们已经不是单单为了这一个病人了，为了我们，为了新疗法被更多的人接受，为了再遇到这样的病症有药可用，这其中的意义，别说一只山参，就是十只百只也是比不过的。”齐悦笑道。

刘普成点点头。

“好，病人就交给我了。”他说道，“齐娘子，这次就全靠你了。”

齐悦点点头，将口罩手套逐一戴上，招呼协助的胡三等四五个弟子进入了专门腾出来的那间充作实验室的屋子。

阿如看着齐悦等人进去，深吸了一口气。

“大夫，我去给病人测体温。”她说道。

刘普成点点头。

“你去熬制齐娘子说的盐糖水吧。”他又看向张同说道。

张同应声是，大家各自忙碌起来。

这一场关于生与死的挑战拉开了序幕。

到此此时此刻，永庆府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次的赌注，同时也再次掀起了关于侯府乞丐少夫人的种种闲谈。

“真是……这一下定西侯有大麻烦了……”

大多数人开口第一句便是这个，以至于那些刚来到永庆府的外地人还以为这是这里互相问候的惯用语呢。

“这一次定西侯有大麻烦了。”

就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知府夫人也对知府大人说道。

知府大人叹口气。

“这个少夫人，看起来挺懂事的，怎么会这样不着调呢？”他摇头说道。

“能有什么调啊。”知府夫人说道，“那么个出身……”

然后她便想起当初医治自己儿子时，种种的行径，当时只顾担心儿子也不觉得怎么，此时想起来，怎么都觉得受到了冒犯。

“谢家姐姐，还不知道气成什么样呢，她的命真是苦。”她叹息说道。

知府大人皱了皱眉。

“要不，我们去侯府一趟，也好表达一下……”他低声说道。

话没说完就被知府夫人打断了。

“快别没事找事了，表达什么呀，此时大家对定西侯府避之犹恐不及呢，咱们往跟前凑什么！”她急忙忙地说道。

这话知府大人听着有些不对味。

“毕竟人家救了子乔，怎么说……”他说道。

“救命之恩咱们记着，但这也不代表她就不害人了。”知府夫人说道，“有恩是恩，有理也得是理嘛。”

知府大人没说话。

“我说你可注意点啊，这一次，定西侯可真有大麻烦了，你这个做知府大人的，可别轻易行动，要是引得那些民众闹到咱们这里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知府夫人再次嘱咐道。

知府大人觉得听媳妇儿的话是很没出息的表现，咳了一声。

“你女人家知道什么，我自有分寸。”他肃容说道。

知府夫人知道他听进去了，笑了笑不在意他这小小的自尊。

“少爷怎么样啊？可看好点，别乱跑，才好了，我已经从京城请了好大夫，来给他瞧瞧呢。”她唤过仆妇说道。

仆妇忙打发一个小丫头去，不多时小丫头着急慌忙地回来了。

“少爷出门了。”她回道。

“这才能走动了，天就要黑了，去哪里了？谁跟着呢？”知府夫人吓了一跳忙喝问道。

“说是在家闷，要出去走走，跟陈家周家孙家的公子们一起去的，说是不往别处走，就去烟熏阁吃点心。”丫头忙跪下说道，“几个妈妈都跟着呢，手炉脚炉大毛衣服都带得齐齐的。”

知府夫人这才松了口气。

“烟熏阁倒是好地方，清静，在家闷了这么久，出去走走也好。”她说道。

不过此时黄子乔所在的地方却不是很清静。

光线昏暗，嘈杂声一片。

德庆庄，是永庆府最大的赌庄，分别设有高中低三档赌坊，满足了不同阶层人的需要。

不过此时在最高档的那间赌坊里，气氛有些怪异。

“下啊，我让你们往这里下注！”坐在一张赌桌前的少年手持马鞭，重重地敲着一个方向。

那里标记着“齐”的字眼，此时零零散散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筹码。

赌坊的大老板黄四牙迈进门时擦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我的小爷，您怎么有这个雅兴了，快快，听说您身体才好，快别在这里，随我来雅间，要什么我亲自伺候您。”他带着几分讨好上前搀扶。

黄子乔一鞭子抽开他。

“别，小爷我就是来这里玩的。”他说道，说着将手里重重的一个袋子筹码扔过去。稳稳准准地落在“齐”字标签上。

“下注啊。”他又猛地喊了声。

赌客们打个哆嗦回过神。

“可是，可是，我们不想往这边下注……”有人大着胆子说道。

话音未落，黄子乔的马鞭就指向这人的方向。

“那谁？”他问道。

那人嗖地往别人身后躲去。

“爷，是永庆县衙主簿的儿子……”黄子乔身旁的小厮立刻说道。

“好，你小子随便下，下注完了，你老子还。”黄子乔喊道。

一个县衙的主簿虽然不怕县太爷，但是知府大人可是上司啊。

那人都快哭了。

“这是赌场，哪有在赌场逼人下注的！”他喊道。

是啊，其他人也跟着一脸委屈不满地点头，他们才不要下注到那个姓齐的少夫人身上，那不是明摆着赔钱嘛，谁钱多得不愿意赢非要来输的？这不是有病吗？

此时那个有病的人啪的一下再次用马鞭摔了桌子。

“小爷我好心，指给你们一条发财的路，别不识好心啊，都快给我下注！都要赌

齐少夫人赢！”他喊道。

而同时在最低档的赌坊里，喧嚣汗臭混杂，十七八个老少不等的男人挤在一张大桌子前，随着吆喝将手里多少不一的筹码扔过去，桌上两边亦是对比鲜明。

“这边怎么没人下注？”一个人挤进来问道，“那要是赢了，岂不是赚大发了？”

周围的人听见了转头去看，看到是个年轻人，抱着胳膊，正好奇地往桌上张望。

定西侯府齐少夫人……这是什么赌注？

“小棺，那你快下注啊。”熟悉的人喊道。

“下就下。”年轻人说道，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一袋子筹码全扔过去。

伴着这一袋子筹码，大家高兴地笑了。

“好了，有逢赌必输的棺材仔下注，咱们赢定了。”

晨光照进屋子，刘普成进来，看到一个弟子正将药锅里的汤药倒入另一个弟子撑着的白布上。

药汁滤下在小盆里。

“齐娘子，你看还要再煮吗？”弟子捧起小盆跑到齐悦身边，低声问道。

齐悦正俯身小心地在桌子前，从胡三拿着的小盆里刷水滴。

“再加药渣添水煮半个时辰。”齐悦认真地看了眼药汁说道。

两个弟子应声是忙去了。

“齐娘子这是？”刘普成看着屋子里，入目都是熟悉的物品，但却偏偏看起来很古怪。

那个锅上为什么压了重重的石头？

肉汤的气味弥散在屋子里。

还有这奇怪的刷水滴的行为……

“我需要蒸馏水……”齐悦说道，一面站起身来，看了眼下面小盆不到一半的水，“再蒸。”

胡三点点头，捧着盆放在了一旁的炭炉上。

一夜未睡，再加上集中精神，大家的眼中都布满了红丝。

“伤者怎么样？”齐悦问道，揉了揉眼稍微缓解下。

“不怎么好。”刘普成说道。

齐悦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笑了。

“看来我得加快速度了。”她说道，握了握拳头。

到了中午的时候，刘普成等人看着齐悦将稀释比例不等的药汁装在小瓷瓶里，一个个系上不同颜色的带子作为标记。

两个弟子搬来蒸笼，逐一摆上去，搁进临时架起的大锅里。

这个大锅，锅里套锅，盖上盖子，又压上石头，锅盖锅体处裹上一层层被打湿的白布。

“半个时辰，大家离远一点，免得锅炸了。”齐悦说道。

听她这样说，大家吓了一跳，忙后退。

“不过，千万别炸……”齐悦又忍不住合手求神佛保佑喃喃说道。

“老师，现在去伤者伤口上割下些腐肉来。”她又说道。

刘普成应了声，看着那大锅，听着内里砰砰的响声，心里有些害怕。

“这是……”他忍不住问道。

“试图高压灭菌。”齐悦笑道，带着几分自嘲。

刘普成没觉得好笑，反而很认真又敬佩地点了点头，在他心里越发好奇齐悦的祖父了，那个人，该是一个怎样惊世骇俗的高人啊，只可惜竟然来不及踏上故土。

腐肉被戴着手套的齐悦认真小心地剪成一块一块。

“大家过来。”齐悦说道。

立刻众人都围过来。

“你们一个人看一块。”齐悦说道。

大家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还是各自选了一块认真地看，就好像眼前看的是世上珍稀美玉宝石一般。

“记住你们各自看到的腐肉的状态。”齐悦说道，“等过了今晚，再拿出后，你们要看出有没有变化，这个，只能靠大家的眼和记忆力了，也是最终能不能找出有效注射液的最后一步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下，看着更加认真去看腐肉的弟子们。

成败就看这最后一步了，如果明天没有找到的话……

齐悦深吸一口气，那就失败了，再没有时间供她试验了。

她自己低下头，也认真地看着一块腐肉，要把它牢牢地印在脑海里。

“少夫人，你看这温度够了吗？”另一个弟子守着一个木箱子，四周以及下边都放了一堆的炭炉。

齐悦忙走过去，将手伸进去试探温度。

“好了。”齐悦说道。

逐一将腐肉放入瓷瓶里，每个负责自己那块的弟子系上各自标记的带子，齐齐地摆放在木板上抬了过来，放入木箱中。

一条厚厚的被子将木箱盖住。

做完这一切，弟子们脸上带着紧张又激动，他们这一天一夜做了好些奇怪的事，但愿，能够创造出奇怪的结果。

相比于这边需要不断加热的炭火，猎户所在的屋子则不停地有冰块送进去。

“戴好手套，尤其是手上有外伤口的，千万别接触以免被感染。”齐悦走进来看着忙着给猎户护理的阿如等人，笑道，“我那边可是只能做出一人份的药哦。”

阿如等人听了都笑起来，从宽大的口罩后发出的笑声沉闷，但落在心里却是十分的悦耳。

常云成站在院门外听着里面传出的笑声，停下了迈出的脚。

她……正高兴的时候，见了自己，也许会想起不高兴的事，还是算了吧……

他转过身要走，身后门响，到底是忍不住转过头，看见齐悦走出来，正伸手做个

十分不雅的舒展动作，见自己看过来，齐悦的动作微微一停，但很快她又接着动起来，视线也从常云成身上移开。

常云成收回视线转身走开了。

当晨光再一次照进室内的时候，所有人的视线都紧张地盯在那个木箱子上。

齐悦看着那边的滴漏。

“好，时间到了，拿出来吧。”她终于一抬手说道。

早就等着这句话的弟子们真听到这句话手脚反而有些束缚，颤抖着掀开了棉被，从热腾腾的木箱里抬出木板。

木板摆在桌子上，所有的弟子都依照自己标记的带子站在自己负责的瓶子前，一人手里拿着临时打造出来的小镊子。

“好，开始吧，看看瓶子里的腐肉，找出没有继续恶化，反而略有好转的那一个。”齐悦说道，她自己也低下头，打开了自己负责的那个瓶子。

腐肉被夹了出来……

“不行。”齐悦放下，“一比十六，失败。”

一旁的弟子颤着手在一张写满稀释比例的纸上画上一个叉。

这边伤者的病房里，显得格外的安静，只有昏迷的伤者发出含糊的呻吟。

刘普成也去看结果了，屋子里只剩下阿如，她穿着大褂子，戴着宽大的口罩，头巾裹住了头发，正用戴着手套的手拧干一条毛巾放在伤者的额头。

“阿如姐姐，冰块来了。”一个弟子端着一个装满冰块の木盆进来。

阿如点点头，动作利索地接过来，和他一起将冰块摆在病床四周。

“阿如姐姐，你不去那边看看吗？”那弟子问道。

阿如重新拧了毛巾给伤者进行擦拭。

“不用看。”她说道。

不用看，少夫人一定能做出来的，一定能。

“一比一百二十四，无效。”

“一比一百四十六，无效。”

……

伴着一声声的报告，齐悦额头的汗越来越多。

快成功啊，快成功啊，一定要成功啊……

她盯着那一个又一个弟子的手，唯恐他们看错了。

随着纸上画去的比例越来越多，众人的神情也越来越失望。

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到底还是不可能吧……

看着那女子手撑着桌面垂下头，刘普成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只要试过了，就是成功。”他走上去含笑说道。

“话虽然那么说，但是，结果毕竟还是最重要的。”齐悦垂着头说道，“干我们这行的，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最终让世人判定的，还是结果，治好了就是成功，没治好就是失败，简单……无情啊。”

“齐齐齐齐……”有一个颤抖的声音喃喃响起。

所有人猛地看向发声的那人。

这个弟子用镊子夹出一块腐肉，此时那小小的腐肉正剧烈地抖动，当然，不是肉在抖，而是那个拿着肉的人在抖。

“没没没……”他继续抖着声音说道。

没有人催他，大家只是死死地看着他，呼吸都停止了。

“没有变化……”他终于喊出了这句话，在所有人几乎要憋死之前。

齐悦一步迈到他跟前，小心地用戴着手套的手接过了这块肉。

这块扔在地上估计连狗都不会看的肉，此时齐悦如同捧着世间最稀奇的珍宝，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只看得汗水打湿了眼，不得不闭上眼。

齐悦深吸一口气，站直了身子，看了眼瓶子上系的带子。

“一比三百二十四，有效。”

当这边响起的欢呼声传过来时，正在为伤者更换伤口敷料的阿如终于手抖得控制不住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就用颤抖的手笨拙地将一层敷料更换完毕。

她知道，她早就知道，少夫人一定能行，少夫人一向说到做到！

“这都已经快过了六七天了，他们总这样拖着有什么用！”回春堂里，一千弟子没好气地说道。

王庆春坐在椅子上带着几分悠然慢慢地品茶。

“能拖一天是一天，随他们去吧。”他含笑说道。

“师父，外边排队的人还没散。”吴山带着几分炫耀的抱怨走进来说道。

“时候可不早了……”

“师父都看了一天病了……”

“可别累着……”

其他弟子们立刻七嘴八舌地说道。

这话如同春风拂过王庆春的五脏六腑，舒坦得不得了。

“医者父母心，既然来了，咱们怎么能不管呢？”他放下茶杯站起来，“我去看看吧。”

“师父仁心仁术……”

“……实乃我百姓之福……”

在弟子们恭维的话中，王庆春迈出后堂，来到前堂坐诊。

但迈进前堂，却让他一愣，紧跟在他身后的弟子们也是一愣。

空荡荡的哪里有人？

“这是……人呢？”吴山顿时有些羞恼，喊道。

一旁拣药的伙计面带惊恐。

“师……兄，都跑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王庆春的脸上再也挂不住了。

“什么叫都跑了？是不是你赶人走的？”吴山喝道。

“不是。”小伙计一脸委屈，伸手指向门外，“刚才有人说那受伤的猎户从定西

侯府走出来了，大家都跑去看了……”

什么？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了。他们没听错吧？那受伤的猎户不是被抬出来了，而是走出来了？死人难道也会走了？

会走的自然不是死人，只有活人，难道，那猎户真的救活了？

王庆春的额头瞬时冒出一层冷汗。

怎么……可能……

事实上当定西侯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吓了一跳，他第一时间跑过来，结果看到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吓人。

那个说是要死了的猎户，半坐在软轿子上，不仅醒了，还正举着一根棍子噼里啪啦地打人。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杜大山没有你们这些个兄弟！人家大夫尽心救治我！你们竟然连同他人诬告欺辱刘大夫！我打死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混蛋！”

那猎户一边打一边骂，虽然气力看起来很是虚弱不堪，但精神看起来绝对不是个要死的人。

在猎户前面跪着四五个男人，迎着打骂一声不吭低着头老实得不能再老实，还有一些女人在掩面哭。

猎户到底是没多少力气，无力地扔下棍子，靠在软轿上喘气。

一个与他一般年纪的妇人立刻上前关切地查看，却被这猎户一巴掌扇在脸上骂道：“还有你这个贱人，他们不懂事，你也跟着闹！我要休了你，不休你我没脸见人！”

那妇人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这……

定西侯视线搜寻，很快看到了自己的儿媳妇，此时的美人算不上美人，穿着毫无美感的大褂子，面色憔悴，头发上也裹着头巾。

齐悦笑咪咪地看着这边的热闹，没有丝毫劝阻的意思，反而在刘普成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拦住了他。

“人之常情嘛，也可以理解。”刘普成看着这女子的神情，明白她这是怨气还未消，心里有些想笑又很是感动。

“我理解啊。”齐悦笑道，“但理解，也不代表他们没错啊，错了，自然要受到惩罚。”这丫头……刘普成摇摇头，没看出来还是个很记仇的。

看着这猎户力气的确耗费尽了，而那妇人已经开始寻死了，齐悦才迈出来。

“你才好了，不可妄动心火。”她说道。

这不是劝和，只是关心下病人，围观的弟子们互相看了眼，抿着嘴笑。

齐娘子，连句场面话也不肯说啊。

猎户喘着气一连声地对齐悦再次道谢。

“你们这些混蛋，都过来给刘大夫和少夫人叩头。”他又攒起力气喊道。

那几个男人还有妇人们立刻过来冲刘普成和齐悦叩头，一面啪啪地打自己的脸。